

(接上期)

2

# 相逢在记忆深处

□ 韦晓明(苗族)

说来也怪,我这一生,注定跟纪实写作这个行当有缘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,还在念高中的我,就成了县里的通讯员,县广播站给我发了个红色胶皮通讯员证,不久又换为记者证,签发机关是融水苗族自治县宣传部。这证件,我至今还保存着。倘若再往前数,则在刚上初中时,也当过一阵子“记者”的。那年按上级命令,我们新安初中全体师生上了揽口水利工地,在永乐黑龙潭一干就是一个学期。

挖了一个多星期的土方,工地指挥部要求学校出一名通讯员,为指挥部广播站写新闻报道,以丰富工地文化生活、鼓舞众人斗志。写报道这个事,学校交给了我,我也不揣高低深浅,成天拿个本子在工地上颠来跑去。从此,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广播里,就播送出了我写的消息。

然而我的理想却是当一名作家,能写出《艳阳天》这样鸿篇巨著的作家。

初中两年里,我读完了浩然的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,柳青的《创业史》,李英儒的《野火春风斗古

城》,高尔基的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,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大量文学名著。从那时起,作家这个光芒万丈的名词,便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但现实的坚硬,却令我的作家梦如此的遥不可及。

我仍旧只能日复一日地在宿舍和教室这两点一线间奔忙,其间我数度请求改行调动,要到县文联或者文化馆这类写作机构里去实现我的作家梦,上头回复说这个你连想都不要想。没办法可想了,我干脆请求到边远山乡去工作,企图搞“曲线救国”,然而最终,结局很惨烈。讥讽、嘲笑乃至恶语攻击,无一不飞向了。直至融水砖瓦厂为闯出一条生路,决计上彩釉砖项目,组建万鹏集团公司,我的作家梦才有了一线转机。彩釉砖项目负责人三顾寒舍,力邀我出任万鹏集

团政宣科长,为他们的伟大事业当吹鼓手,正式调动难度大,那就先借调吧。于是我离开县二中,到了筹建中的万鹏集团公司。于是,就有了我进入新闻行业的敲门砖——《红土地上变奏曲》。

当然,在此之前漫长的十年间,我的创作并未停止,总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时不时在公开和内部发行的报刊上露脸,这一时期的作品,累加起来也有大约二十万字。

“作家的一切经历,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。”此话我深信不疑,但如果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没有,文学创作又从何谈起呢?

在万鹏公司干了一年,正式调动连影子都见不着,《桂中日报》整版发表了《红土地上变奏曲》后,我便直接应聘到了这家报社。

形势并不乐观。改革带来的单位用人方式灵活并不等于砍掉了体

制所有的门槛,《桂中日报》声明无法解决单位进编和柳州户口,融水二中也来函催逼我尽快回去。迫不得已,我向学校申请辞去公职,应聘到《防城港日报》。我不适应防城港,最终,还是回到柳州。1994年11月,《流通报》终于解决了我和妻子的调动、进编以及户口。在那拼命干了两年多,心中的作家梦又抬头,于是背起行囊,继续寻觅诗和远方。《惠州晚报》《南国早报》《广西商报》一路走来,都难遂我意,直至最后,才不得不死心塌地躬耕于柳州的《龙城教育》。

这是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时代。邓小平南行以后,中国大地春潮滚滚,体制内外不断角力,铁饭碗日益失却原有的魅力,人人心中充满希望。在这样一个时代里,作家的冠冕逐渐褪色,而记者的名头则格外响亮起来。《东方风来满眼

春》《变化》《交锋》,乃至《南方周末》的“主编寄语”这类名记者笔下的著作,都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经典。

这一时期,我写下了数百万字的“非虚构”作品。其中尤以《世纪梦圆》《变化》《探秘柳州职教现象》等较为出色,《变化》挂上我的博客之后,著名的“三苗网”很快便全文转发。《世纪梦圆》和《探秘柳州职教现象》在《广西教育》杂志发表后,百度文库、百度学术、知网等相继收入其中。

这同时又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。作家光环淡漠、文学热潮消退后,大批文人这时候纷纷下海,大家见面不再谈诗,而是大谈特谈汽车指标、钢材配额。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县城,歌舞厅、洗脚房多过米铺,电影院装上了跑马机,而书店,更是早已租了出去。这个时候,我妻子还常常拿她外甥小时候极懂事,大冷天过河时脱掉鞋袜背老人下船上岸这事来教育儿子,却何曾料想得到,在街边救助跌倒老人的小伙子反而被诉上法庭这类耸人听闻的消息,已赫然上了报端。因此,回看我写的《铸魂》,那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真情与柔软,便是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温暖和亮色了。

(未完待续)

## 八仙天池记

□ 八九(壮族)

从武宣县城一直往南,约六公里外的官禄村,山势突然起锋芒,八座小山峰围拢呈圆弧形状,像八位仙人围桌对弈,于是得名八仙山,又有龙潭山、八仙寨等别称。沿着石道蜿蜒而上百余丈,到了半山腰,入得八座小山峰围成的境地,一汪天然碧水赫然入目,这就是八仙天池,又名八仙潭、龙潭、仙湖,都是因为形神相似而命名吧。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”一山一水有这么多名头,而且都沾上了仙或龙的气息,确实令人惊奇。相传,八仙女下凡间时,陶醉于此地的美景,流连忘返之际遇上了山洪,她们便围坐施法,用葫芦吸纳洪水,竟不知不觉延误了回宫的时日,化作了八座秀峰,大葫芦也在其间自成天池,即八仙天池。凡此种种传说不足信,但却给八仙天池赋予了某种神奇的魅力。

八仙山四周围几乎都是平坦的地方,为何能在高出地面百余丈的山腰上蓄着一潭清幽的池水,是一件奇事。一眼望去,潭小巧得可尽收眼底,长宽仅四百余丈,深三十余丈,一年四季总是深绿色的,像天空一样深邃幽远,不盈不涸,其源未可知。清嘉庆十三年《武宣县志》载:“八仙山在河西潘卢之野,一名龙潭山。巖方池一口,四面小山八座环峙其侧,若八仙然。水清且寒,雨涝不盈,旱乾不竭,掬而饮之伊如帝台之浆,莫能名其趣云。”

仰视四周,八座山险峻深奥,各不相同,像上天把一颗颗玉印、象棋、石狮摆放在那里,并使山势相连,峰峦攒聚,仿佛是一朵碧绿的莲花。山上石多土少,袒露出了苍黑色的铮铮石骨,其缝间长出各种杂树芳草,连村里人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。我只认得一种叫云香竹的植物,长在接近山顶的地方,一簇簇的,繁密茂盛,生命力极旺,凡它出现的地方,必是土质稀松贫瘠的石山高处,可这里只不过三百米的海拔。

平视水面,池中的鱼活得挺自在的,这里一群那里一簇的,不时地在水面上弄出一丝丝波澜。听附近的人说,这鱼就是不上钩,不管是多么美味的诱饵。我想这里的鱼一定自给自足,知足常乐,所以始终能够跳出世人那张抓捕的大网。世事皆如此,人又何尝不是呢。

细探池里,水明澈而纯净。附近村人说,水色依时变幻,晨时暗绿得幽不见底,午时在阳光影射下一片绯红,夕照时如明镜映红霞,月光辉映时水面一片银白。可惜无暇目睹四时之变幻,只可透过其中看清水中的游鱼,看清倒映的杂树和山石,看清天空的飞鸟,一切都是历历在目,清晰可辨,清纯华美。可就是不见水中有一片残花败叶,这周围的落叶哪里去了?没人知晓。

登临其一山巅处,往西北可以看到上山峡、大山峡和百崖槽这些景致,去往县城的路就经过那里。东南西是远迩拥簇而来的小山丘,繁密地从三面环绕着八仙山,像天兵天将一样层层护卫着传说中的八仙女。此地凄清幽静,但闻鸟声、树叶声、群鱼戏水声交织着,这纯粹而无杂响的动感,至真至静啊。

八仙天池之美,让许多文人墨客叹为惊止,但曾一度没有被列入当地“八景”,清代举人覃先澄为此感到可惜,他负责编纂的《武宣县志》有载:“八仙寨在马步桥东,八山环绕,壁立千仞,中有池塘,其深不可测,泉味甘甜,名八仙塘,又名龙潭。……窃喜生平所未见,以为此景当居第一,而惜其出八景之外也。赋七律一首:中留山水甲南天,马步桥东列八仙。呼吸应知通帝座,登临不测有虞渊。云兴作雨池龙起,月正无波玉兔眠。羽化贾鹏成往事,吾侪怀饮涤尘缘。”关于天池诗赋极多,也不乏佳句,清贡生刘耀辰、刘炳熙等诗“境僻罕逢词客到,波平恐有老龙眠”“风来浪涌苍龙跃,地僻松高白鹤眠”“长啸一声空谷应,山灵知许契前缘”云云。《武宣县志》都有详载。

天池进口处有清咸丰年间修筑的寨营墙和寨门。最近有能人重修了山门,池水四周也修了观光道路,建起了凉亭,上山小道也铺就了。有人还撰文建议,将关于天池的诗赋镌刻于周围显要位置,以造人文气势,扬其名声,享其福。我想,如果人为的一些活动惊扰了姑射仙子冰清玉洁之所,失去了大自然原本的心性,岂不是很可惜?



Byaraiz 邕菜

刊头设计 柳集

## 几度夕阳红

(诗二首)

□ 秦大戈(壮族)

(一)

感赋《广西民族报》报道  
融水关工委深入山区学校宣讲

春风桃李向朝阳,红色传承承苑忙。  
先辈豪情惊教座,晚贤热血映萤堂。  
跋山涉水作宣讲,使命专题筑梦乡。  
不改初心培后秀,报载时代好儿郎。

(二)

感赋柳州离退休老干部  
深入县乡助推精准扶贫

晚岁职休志未休,丹心岂肯付白头。  
扶贫不改初心计,救困常思使命谋。  
兢兢业业思报国,勤勤恳恳效黄牛。  
斜晖绚丽桑榆茂,壮写人生硕果秋。

## 铜 鼓 的 颂 辞

□ 韦汉权(壮族)

激越,并且也是轰鸣的。七百弄少年这一去,便是红色征程。后来是一九二五年,这鼓槌,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,曾被拔哥紧握着。

可以是精铜铸就的身体,坚硬的肋骨,空的腹腔,传递着,山谷的回响。

源自旷古的寓意,先是原木架子,住在七百弄深处的瑶人,总想能在某一年出得了深山,上得了峡谷。从一个叫甘房的弄场起步,穿越云彩,绕过雾霭,盘上山腰,坳口,以及她的眺望。那么那时,我的血应该是发烫的,我心向革命。并且总是要在某个被忽略的早晨,村庄露出瓦檐,她露出裙角。而正是檐下的大门边,硕大铜鼓的眼睛看着我,声音也即将,穿透我。

橡木的架子,金剛木或黄花梨的短槌。铜啊,要适时发出铿锵的金光。常常在离我们一步之遥的

地方,深雕浅琢着,女神密洛陀的纹路,曲张而精致。熔浆瞬间在先民们的指心凝固,同时凝固着一种族群的精神。他,一个壮年的男子,亮着古铜色的胸肌,沿着八里九弯拾级而上的山路,他们的背影下,他大手一挥,抽出背后的长刀。鼓声顿时锤起,从谷底荡漾,凌空,到云霄,从红水河,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。绵长的都阳山脉的尾翼,巴楼山下,古河,铜鼓声激越,红七军的红旗迎风猎猎。

在红水河中游,在陵园路的脚头,一点小斜坡。在拔群广场,我用最慢的脚步,最敬仰的目光。在将军园,我在寻找他,在四月的脚印。

当游人散尽,广场舞的音乐消失,在一面硕大的铜鼓边,我终于找到。

我站在他一九三二年,高大的身子下,鬓发皆白。